

# 清代學術概論

卷一

#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係用本局飲冰室合集本重印)

————— \* 版權所有 \* —————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定價人民幣三千七百元

著 者： 梁 啓 超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分類：歷史 編號：26474  
54.10條，瀝型，43頁，55千字；787×1092，1/32開，2—11/16印張  
1954年10月上海初版 印數：滬1—3,1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 清代學術概論

(原題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蛻變)

## 序

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乃徵序於新會。而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則別爲清學概論。而復徵序於震。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爲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雖然。物質之進步。遲遲至今日。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亦有數疑問。

一、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適當明清之際。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測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實地矣。循是以發達。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顧何以康熙以後。截然中輟。僅餘天算。以維殘壘。

二、致用之學。自亭林以迄顏李。當時幾成學者風尚。夫致用云者。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循是以往。亦物質發達之門。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攷據者。則大盛。而其餘獨不發達。至高者。勉爲附庸而已。

三、東原理欲之說震古鑠今。此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於防川。」茲言而在中國。

豈非奇創。顧此說獨爲當時所略視。不惟無贊成者。且并反對之聲而不揚。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於船堅礮利。乃設製造局。譯西書。送學生。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顧今文學之運動。距製造局之創設。後二十餘年。何以通西文者。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而變法維新立憲革命之說起。則天下翕然從之。奪格致化學之席。而純正科學。卒不揚。

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故藉樸學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諸王相競。耶穌會黨太子。喇嗎黨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爲我言之）既失敗於外。又遭讒於羅馬。而傳教一事。乃竟爲西學輸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民族富於調和性。故歐洲之復古爲衝突的。而清代之復古。雖抨擊宋學。而憑聖經以自保。則一變爲繼承的。而轉入於調和。輪廓不明瞭。此科學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尙談玄。藝術一途。社會上等諸匠人。而談空說有者。轉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時局機運稍變矣。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爲學術之大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爲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而一方則談玄之風。猶未變。民治也。社會也。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是一名詞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

民國十年正月二日

蔣方震

# 清代學術概論

##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爲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余於十八年前。嘗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云。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葱葱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

又云。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纒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

且當時多有爲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採舊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爲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員，不容不敘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啓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啓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啓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實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覆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

啓超識

## 第二自序

(一)此書成後，友人中先讀其原稿者數輩，而蔣方震、林志鈞、胡適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說，增加三節，改正數十處。三君之說，不復具引，非敢掠美，爲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禮所謂『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謹記此以誌謝三君。

(二)久抱著中國學術史之志，遷延未成。此書既脫稿，諸朋好益相督責，謂當將清代以前學術一併論述，庶可爲向學之士省精力，亦可喚起學問上興味也。於是決意爲之，分爲五部，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清學也。今所從事者，則佛學之部，名曰「中國佛學史」，草創正半，欲以一年內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厲而已。故此書遂題爲中國學術史第五種。

(三)本書屬稿之始，本爲他書作序，非獨立著一書也。故其體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編，即復怠於改作，故名曰「清代學術史」，而名曰「清代學術概論」。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簡陋也。五部完成後，當更改之耳。

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啓超記



## 清代學術概論

一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來。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畫。有組織。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

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爲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爲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爲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啓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熱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瘰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擱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啓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爲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潛伏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縱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闢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取得局部問題爲「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

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化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潛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摭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翹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當佛說所謂「滅」相。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三百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

## 一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

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東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僞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尙有數種方向，其一，顏元、李燾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冥想，亦不當求

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其二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爲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精神。而黃萬輩規模之大不逮顧。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同時顧祖禹之學。亦大略同一逕路。其後則衍爲全祖望章學誠等。於清學爲別派。其三王錫闡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除顏李一派中絕外。其餘皆有傳於後。而顧閻胡尤爲「正統派」。不祧之大宗。其猶爲舊學（理學）堅守殘壘。效死勿去者。則有孫奇逢李中孚陸世儀等。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卽諸新學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故此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且漸復於漢唐。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一、啓蒙派對於宋學。一部分猛烈攻擊。而仍因襲其一部分。正統派則自固壁壘。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派則爲考證而考證。爲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壘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紀昀王昶

畢沅阮元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尚。隱若護法。於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微不至。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當斯時也。學風殆統於一。啓蒙期之宋學殘緒。亦莫能續。僅有所謂古文家者。假「因文見道」之名。欲承其祧。時與漢學爲難。然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

其說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爲梁啓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爲尙。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襲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東漢時。本有今文古文之爭。甚烈。詩之毛傳。春秋之左傳。及周官。皆晚出。稱古文。學者不信之。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自閻若璩攻僞古文尙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爲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僞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於西漢。有爲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罔不「託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其弟子最著者。陳千秋梁啓超。千秋早卒。啓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學。然啓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憚於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爲啓超皆抱啓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爲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爲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清學之說分期。同時即其衰落期也。顧闈胡惠戴段二王諸先輩。非特學識淵粹卓絕。卽行誼亦至狷潔。及其學既盛。舉國希聲附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固已漸爲社會所厭。且茲學學拳拳諸大端。爲前人發揮略盡。後起者率

因襲補苴無復創作精神。卽有發明亦皆末節。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而其人猶自倨貴儼成一種「學閥」之觀。今古文之爭起。互相詆謫。缺點益暴露。海通以遠。外學輸入。學子憬然於竺舊之非計。相率吐棄之。其運命自不能以復久延。然在此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統於高郵王氏。樾著書惟二三種。獨精絕。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亦好談政治。稍荒厥業。而績谿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啓之。今清學固衰落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無所容其痛惜留戀。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於他方向。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略論既竟。今當分說各期。

## 三

吾言「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夫宋明理學何爲而招反動耶。學派上之「主智」與「主意」。「唯物」與「唯心」。「實驗」與「冥證」。每迭爲循環。大抵甲派至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

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則其派之內容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其前。人類德慧智術之所以進化，胥恃此也。此在歐洲三千年學術史中，其大勢最著明。我國亦不能違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則其嬗代之跡之尤易見者也。

唐代佛學極昌之後，宋儒採之以建設一種「儒表佛裏」的新哲學。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學在歷史上有極大之價值。自無待言。顧吾輩所最不憚者，其一既採取佛說而損益之，何可諱其所自出，而反加以醜詆。其二所創新派既並非孔孟本來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實。是故吾於宋明之學，認其獨到且有益之處確不少。但對於其建設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謂其既誣孔且誣佛，而並以自誣也。明王守仁為茲派晚出之傑，而其中此習氣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論，強指不同之朱陸為同，實則自附於朱，且誣朱從我。此種習氣為思想界之障礙者有二：一曰遏抑創造，一學派既為我所自創，何必依附古人以為重，必依附古人，豈非謂生古人後者便不應有所創造耶？二曰獎勵虛偽，古人之說誠如是，則宗述之可也，並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實之，此無異指鹿為馬，淆亂真相於學問為不忠實。宋明學之根本缺點在於是。

進而考其思想之本質，則所研究之對象，乃純在紹紹靈靈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數俊拔篤摯之士，曷嘗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於世者已鮮。而浮僞之輩，撫拾虛辭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禪」一派至於「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道德且墮落極矣。重以制科帖括籠罩天下，學者但習此種影響因襲之談，便足以取富貴，弋名譽，舉國靡然化之，則相率於不學，且無所用心。故晚明理學之弊，恰如歐洲中世黑暗時代之景教，其極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閉塞不用，獨立創造之精神消蝕達於零度，夫人類之

有「學問慾」其天性也。「學問飢餓」至於此極，則反動其安得不起。

#### 四

當此反動期而從事於「黎明運動」者，則崑山顧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對於晚明學風，首施猛烈之攻擊，而歸罪於王守仁，其言曰：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書）

又曰：

「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同上）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於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爲名高者，則皆自託於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則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嘗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其言曰：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經學卽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其正當與否，且勿深論。——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此語有兩病。其一，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二，理學卽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爲一獨立學科。雖然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之下而獲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經師者，謂「寧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宋元明以來之談理學者亦然，寧得罪孔孟，不敢議周程張邵朱陸王。有議之者，幾如在專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羣學。自炎武此說出，而此學閥之神聖，忽爲革命軍所粉碎。此實四五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啓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卽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統系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爲定稿。日知錄爲生平精力所集注，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餘遺書尙十數種，皆明單義，并非鉅裁。然則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約舉有三：

一曰貴創。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其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

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日知錄）其日知錄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

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